

产业区演化研究的主要领域与进展

——兼论对创意产业区演化研究的启示

马仁锋¹, 吴 杨², 沈玉芳³

(1. 宁波大学建筑工程与环境学院, 宁波 315211; 2. 华东师范大学商学院, 上海 200241;

3. 华东师范大学资源与环境科学学院, 上海 200062)

摘 要:产业区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经济地理学研究的核心领域之一,作为城市经济发展的重要场所及产物和城市空间类型之一,其形成与发展引起了国内外学界高度关注。梳理文献发现产业区研究主要集中在:本质探究、形成机理、演化时间过程及未来趋向等方面,然现有研究存在如下问题:①未能形成产业区演化研究的理论框架;②研究视角虽较为多元,但大都孤立地讨论产业区演化,研究思路过于追求学科特色而缺乏综合性研究逻辑,无法将其嵌入城市与区域发展之中;③鲜有关注以生产性服务业、创意产业为主导的产业区演化。针对现有问题,借鉴演化经济地理学从产业区演化的动力来源、时一空过程、景观表征入手,界定了产业区演化的概念和内涵,构建了产业区演化研究范式,并针对后工业社会创意产业区或创意集群的演化现象,提出了研究建议。

关 键 词:产业区演化;演化经济地理学;研究架构;国内外动态;创意产业区研究

19世纪末,英国著名经济学家Marshall提出有2种方式组织产业,其中之一便是以中小企业集中于某地区专门从事某类生产,即产业区(Industrial Districts, IDs)^[1-2]。但受时代局限,产业区研究在20世纪20-80年代初未被关注,直到1984年Piore与Sabel出版了《The Second Industrial Divide》,才引起学界对“产业区”现象的关注和理论研究^[3]。随后西方提出“新产业区(New Industrial Districts)”理论,并形成以“弹性专业化学派(Flexible Specialization School)、新产业空间学派(New industrial Spaces School)、创新环境学派(Groupement de Recherche Europeen sur les Milieux Innovateurs School)、产业集群学派(Industrial Clusters School)、区域创新系统学派(Regional Innovation System School)、第二级城市学派(Second Tier Cities School)”等为主的理论研究流派^[4]。然而,受社会分工深化和企业组织快速变迁,产业区的本质及理论仍处于不断探索中^[5],虽形成个别经典概念,但仍未能阐明产业区的相关理论。

故而,梳理国内外产业区研究的相关文献,探析“产业区”的本质和特征,尝试从演化经济地理学视角探究产业区形成、发展的研究逻辑,以指导产

业区的提升和转化,促进产业区嵌入城市与区域和可持续发展。

1 产业区的研究历程及概念辨析

1919年Marshall基于Sheffield的餐具业、West Yorkshire的毛纺织业等的地理集中现象首次提出“产业区”,发展成为今“新产业区”研究的6大流派。产业区研究早期主要以传统农业、家庭/工场手工业、专门化制造业的中小企业地方集聚为研究对象,并认为“产业区”的基本特征是^[6-8]:①一定地理范围的中小企业且企业专注于传统产业;②产业区内企业“竞争”与“合作”有机耦合:竞争常发生于同一层次企业的相同生产过程、合作则发生在处于不同阶段企业间的生产过程;③企业空间临近,以便从企业外部分享信息、隐性知识、归属感和熟练技术工人;④区域与地方机构、中介组织扮演着重要角色。而兴起于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基于意大利中部和东北部提出的“新产业区”理论,其研究焦点经历了:①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新产业区”作为“资本主义模式”典范的特别之处;②80

收稿日期:2010-08; 修订日期:2011-05.

基金项目:宁波大学博士科研启动基金;上海生产力学会2011年青年学者资助项目。

作者简介:马仁锋(1979-),男,湖北枣阳人,博士,讲师,研究方向为经济地理学与城乡规划。E-mail: marxf@126.com

年代末-90年代中“新产业区形成的诱因和形成动力”;③90年代中后期至今“新产业区本质与类型、产业组织演变动力和企业组织特征及其对产业区影响、企业创新能力及其对产业区影响、新产业区战略与国际竞争力等”研究;④贯穿始末的“新产业区”与“(马歇尔)产业区”的异同论争^[8-14]。

国内外对“新产业区”的研究表明:①新产业区集柔性生产、网络密集性和根植性于一体;②新产业区经典分类依据是“现实特征、发生学视角、在全球劳动地域分工中的角色等”,各分类体系和内涵不尽相同^[15];③20世纪末-21世纪初,新产业区在现实世界常见形式有:传统手工业集聚区、大学科技园、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经济技术开发区、自由贸易区、出口加工区、保税区、都市工业园、文化产业园等^[16-19];④新产业区形成与发展动力源自弹性专业化、集聚经济、创新网络^[13,20]。⑤新产业区演进趋向:20世纪90年代早期学界关注全球化背景产业区能否继续生存,并形成以 Ash Amin、Ben Harrison 等为代表的消失派;以 Michael Piore、Charles Sabel 等为代表的兴盛派。而今已转向产业区演进趋向的影响因素研究^[21-22]。

“新产业区”与“(马歇尔)产业区”的区别在于:①(马歇尔)产业区理论不仅强调了集聚为地方中小企业创造的集聚效益和区内企业间相互依赖,而且强调产业与当地社会不可分割性;而新产业区不仅关注地方中小企业的集聚,而且突出特定地方特定任务间的劳动分工,即区内可大企业主导,也可中小企业主导并形成地方生产系统。②新产业区研究在企业网络、社会资本、技术创新、外部联系和内部组织变化及产业区国际化等方面突破了(马歇尔)产业区理论。③技术革命对产业区内企业组织和企业生产方式的作用存在差异,产业区内企业的本地网络和根植性发生重大转变,如在20世纪20年代主要依托产业链的地方集中和产业链相互作用,而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新产业区尤为突出“自立型而非依附型发展”,并强调趋向地方生产网络;此外,新产业区理论在亚洲化或中国化过程中被放松假设,如王缉慈认为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中国的高新技术开发区、较发达的专业化乡镇企业区、外向型工业开发区可以视为中国的新产业区^[5]。“新产业区”与“(马歇尔)产业区”的联系是,新产业区是基于(马歇尔)产业区理论中的“具有创新环境的小企业集聚”的概念演变而来,并形成了各有侧重的6个

研究流派,开拓了(马歇尔)产业区理论,并提出了新产业区理论研究的核心命题,即在全球化与地方化博弈情境中,地方如何才能获得并保持其长期竞争优势;在凯恩斯主义被新自由主义所替代的时代背景下,劣势的区域如何摆脱依赖式发展或被边缘化的宿命。新产业区研究的诸流派从不同侧面探讨了此命题,试图从内部资源、能力培育、环境(制度、创新等)建设为地方发展政策提供多样化的理论。

对比(马歇尔)产业区和新产业区,可发现两者在本质上都强调如下几点:①集聚经济的内部效益和外部效应;②中小企业在产业区中的地位和作用;③产业区与地方相互依赖对产业区持续发展作用;④产业区内氛围(协作与竞争、社会文化、创新网络等)的重要性;⑤产业区内部企业间关联——马歇尔将其表述为“企业间相互依赖”、新产业区则表述为“基于企业集聚的产业链或价值链关联。总体而言,新产业区与(马歇尔)产业区无本质差异,如新产业区的集大成者 Becattini 将其定义为“一个社会地域实体,其特征是在一个自然上和历史上形成的特定范围内,存在活跃的社区群众和企业群体;区内社区和企业趋向融合,这跟其他的环境(制造业城镇)不同^[23]”;而非马歇尔传统学者 Oinas and Malecki 将产业区定义为“包括一个地方生产系统的相互作用和密集联系网络,通常是围绕单一或高度相关的产业”^[24]。可见,产业区理论旨在揭示其基本属性——生产体系及社会生产体制、维持生产体系及社会生产体制的制度安排、地方生产系统与全球化的链接通道。因此,“产业区”可定义为在一定地域范围内,围绕单一或高度相关产业的企业群体及其从业者通过复杂的网络而构筑的群落。

2 演化经济地理学与“产业区演化”的提出

2.1 演化经济地理学聚焦的产业区研究

“演化”是借用生物学概念“evolution”,《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中“演化是一个有选择的保留信息存储的过程”;广义“演化”指系统的孕育、发生、成长、完善、转化、消亡等(即系统任何可能的变化),狭义“演化”指系统内部结构的根本转变和系统整体形态、行为方式的根本变化。Marshall 认为“经济学家的圣地在于经济生物学,而不在于经济动态学”^[1]。经济演化的思想,源自 Joseph

Schumpeter提出的“毁灭性创新理论”^[25]。演化经济理论在接受生物学思想时,接受并修改了生物学理论,如接受拉马克主义(Lamarckism),但也考虑在逆境刺激下变异及时出现。而演化经济地理学则产生于20世纪90年代末,最初散见于英语或德语的经济期刊与经济地理学著作中,2000年后在荷兰和德国出现了专门从事演化经济地理的研究或教学机构。演化经济地理学研究对象已从早期借鉴和改造“演化思想”和“演化经济学的核心概念”逐渐发展到研究产业演化、技术演化、老工业区研究、城市与区域问题等,并已初步形成包括“研究基本主张、研究主要理论、研究对象层面及其主要问题”构成的理论框架体系(图1)。而演化经济地理视角的产业区研究,早期集中在如下方面:①针对老工业区在资源耗尽时无法实现自身转型的探究,丰富了“锁定(lock-in)、路径依赖(path dependence)”等理论的内涵^[26];②政策支持老工业区复兴或再生,尤其是支持新兴产业集群的培育^[8];③20世纪末随着大都市内城的再生,新经济在大都市“三旧(历史街区、工业建筑遗产密集区、老城区)”快速发展,引起了以政策推动为主导的老工业区复兴与创意产业发展及其功效研究^[27]。可知演化经济地理学视角的产业区研究,主要是从历史视角和“问题区域”复兴视角切入,并围绕产业区复兴的路径锁定与创

造、制度演化、技术演变、社会环境再造及新兴产业集群诞生等内容展开。

2.2 产业区演化的内涵剖析与概念界定

综观国内外文献可知,学界尚未界定“产业区演化”内涵^[8,28],仅尝试从不同视角阐释其某一方面内涵,如①从生命周期理论视角阐述产业区内企业演进^[28-30]、技术与创新演化^[5,11,31-37]、产业区治理政策演进^[37-39],进而论证产业区演化阶段及动力^[12,37,40-50];②从集聚—扩散视角探讨产业区构成要素及相互作用^[51-57]、产业区的空间结构与功能^[57-64]和产业区在不同行政区内运动^[19,66-67];③以产业区与其外部空间(所在城市甚至是跨省/国的地方)关系为视角,探讨产业区与其外部空间关联机理及空间效应^[48,68-79]、由“产业区自身根植性”生成“产业区与外部空间相互作用网络的研究”^[40,54,62,80-87]。由此可见,产业区演化的内涵,首先是时间维的产业区构成要素及其整体的生命周期过程,其次是空间维的产业区构成要素及其作为整体的集聚—扩散,再次是关系维的产业区与其外部空间的相互作用。然而,作为嵌入城市与区域发展过程之中动态复杂的空间系统,产业区不仅自身具有开放性、动态性等特征,而且还深受所在城市或区域,甚至是跨行政区的城市或国家的劳动空间分工动态变化的影响,因此,产业区演化,既是新兴产业空间集聚良性发展的过程,又是全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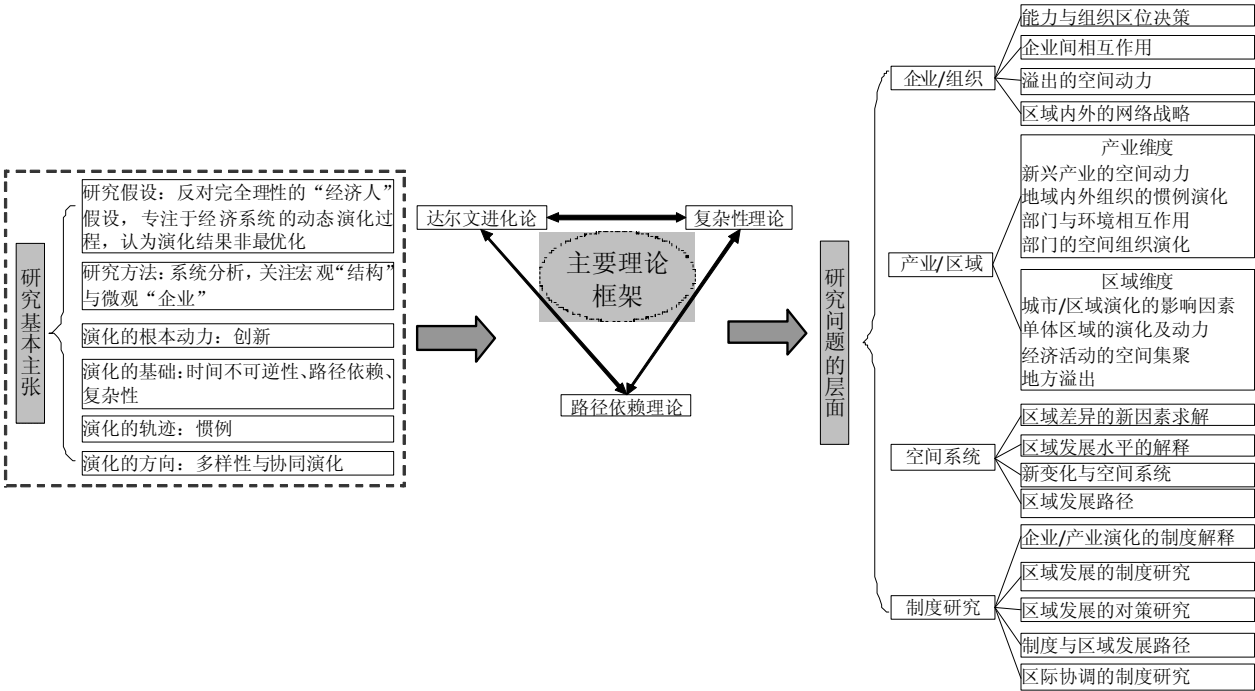


图1 演化经济地理学的理论框架体系

Fig.1 The theoretical framework of Evolutionary economic Geography

资料来源:据 Boschma R, Martin L R. The Handbook of Evolutionary economic Geography. Cheltenham: Edward Elgar,2010 绘制

地方化的劳动空间生产的景观增长与扩散。所以,产业区演化,不仅具有时间维、空间维、关系维的内涵,还应包括景观维度内涵(图2)。产业区演化的首要含义是其组成要素、功能、结构、形态等的时间维变化,以及由此诱致整体的孕育、成长、消亡或转化;其次是作为地表自然—经济—社会—文化的聚集体在空间运动,即与外界存在联系的产业区区位选择、产业区构成要素及其整体的空间集聚—扩散;再次是产业区与外部空间(如街区、城市、全球市场…)的相互作用;最后作为生产关系及其所施加“秩序”的空间生产与空间消费所形成的景观,自然含有人类生产体系与社会生产体制演进的空間的生产之意。

简言之,“产业区演化”概念可从“时间维‘生命周期规律’、空间维‘集聚—扩散运动’、关系维‘劳动地域分工和功能分区’、景观维‘空间生产—消费的综合体’”4个维度予以理解和阐释(图2),而且4个维度间存在如下关联机理:①产业区内部要素、功能和结构的生命周期与作为整体的产业区空间维运动互为侧面呈现产业区演化的时空过程与格局;②产业区与外部空间相互作用关系,不仅体现了产业区内部分工深化、企业组织形式演进和产业区网络动态过程,而且也反映产业区外部的劳动地域分工发展趋势,因而它是产业区在时间维、空间维运动的根本动力;③作为生产关系及其施加“秩序”的空间生产与消费所形成的景观,它不仅将“时间、空间、相互作用关系”3个维度内涵融为一体,并且直接表达为一种独特的地域空间生产—消费过程与状态。因此,社会生产体系与社会生产体制等的演进是产业区时—空维、关系维的演化动力之源,同时又是以第四维为其介质和产物的过程。因此,产业区演化不仅受制于内部因素——“企业/产业的生命周期、企业组织形式演进、企业间分工与竞(争)合(作)网络、产业区的劳动空间分工等综合作用形成的产业区能力动态变化”,而且也受到外部因素——“生产体系及其社会生产体制、产业区与地方互馈机理等构筑的地方资源、能力与环境”的影响。然构成内外因的各种因素对产业区演化所起作用(作用程度和作用时段)并不一致,因此,产业区演化研究,必须首先剖析其影响因素及作用机理,然后深入刻画产业区演化过程的时空状态和特

性,再次将产业区演化纳入“城市或区域”视域剖析,才能揭示产业区演化的动力体系、典型时空过程与格局、演化趋向、演化的效应与响应,才能阐明“产业区演化”本质。于是,从此出发,产业区演化可定义为:探究产业区的形成、发展、质变的动力体系和其在一定地域范围内的时-空间运动的过程、机理、格局和效应的经济地理学新兴领域。

3 产业区演化研究的国内外动态

关于产业区演化研究,国内外学界聚焦于产业区形成的影响因素、驱动力、发展的时空过程特征和高级化趋向,而专门、系统论述产业区从形成到衰亡(或跃升)的文献鲜见^①。因此,适当扩大文献梳理范围,即围绕“产业区演化”相近概念“集群/产业区形成(起源)、集群/集聚区/园区发展(演化)、产业区发展”梳理现有文献以资发现问题、总结经验,奠定产业区演化理论研究视野与方法,完善产业区演化理论体系。

3.1 产业区形成与发展的影响因素

国内研究“产业区/集群/集聚区的形成与发展”影响因素的主要文献^[18,49,88-94]及其观点如表1,主要关注高新技术开发区、物流园、农业专业化园、金融业集群和创意产业园等的形成与发展的影响因素,研究表明产业区形成与发展的影响因素虽因园区主导产业类型而各异,但是地方经济—社会—制度环境、市场需求、园区内企业与园区管委会的行为与决策是共性因素;而研究视角与方法,国内现有研究大都基于新产业区(或新产业区流派)和新经济地理学探索性的解释或探讨中国某类产业区形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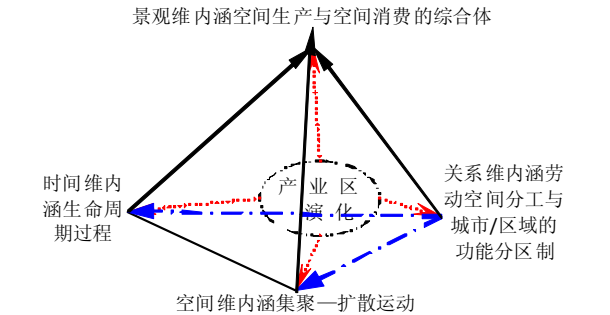


图2 产业区演化的四维内涵与分析逻辑构架
Fig.2 The meaning and analytical framework of industrial district evolution

①根据“ISI web of knowledge、CNKI、亚马逊、Google”检索和“Becattini, Bellandi, de Propis. A Handbook of industrial district. Cheltenham: Edward Elgar, 2009”综合分析而得。

表1 国内对“产业区/集群/集聚区的形成与发展”影响因素的研究动态

Tab.1 The research progresses on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industrial district/cluster/industrial agglomeration area		
作者	著作	观点
周维颖	新产业区演进的经济分析	认为新产业区演进的影响因素是分工及其演进,尤其是弹性专业化、企业创新网络、集聚经济 ^[18]
肖雁飞	创意产业区发展的经济空间动力机制和创新模式研究	认为创意产业区发展的经济空间因素是柔性劳动力市场、创意人才、地方文化、创意氛围、新经济、政府制度激励等 ^[49]
张得志	物流园区演化机理与布局优化方法的研究	认为作为物流企业集群载体的物流园区,是市场需求、产业关联、外部经济和比较优势四大驱动力作用下不断成长 ^[88]
曲晓飞	现代工业园区的探索与实践	认为影响中国工业园区演化的因素是政治经济环境、地理环境、人文环境 ^[89]
石大立	专业化产业区生成机理研究	认为专业化产业区形成的影响因素是比较优势和规模经济 ^[90]
阮爱清	产业集群演化机理与成长效应研究	认为市场主体行为的多次博弈是产业集群演化的主导影响因素 ^[91]
王栋	我国农业产业集聚区形成机理研究	认为我国农业产业区形成的初始动力是家庭联产承包制的实行、水平分工是农业产业区萌芽的主导因素、垂直分工推进了农业产业区形成、产业分工促使农业产业区形成 ^[92]
秦晟	金融产业集群形成演化机制与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	以上海金融产业集群为例,认为金融产业集群形成的动因:影响金融机构的规模经济因素,主要指金融体系的规模、专业化程度、金融创新环境和健全程度等;供给条件,主要指金融机构运行所必需的商业条件 and 生产要素;需求条件,主要指金融服务业的需求规模和挑剔程度等 ^[93]
阎蓓、何兴刚	Factors affecting 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urban industrial district in china	以上海漕河泾高新技术开发区的形成与发展为例,分析认为社会、自然环境(生态)、技术和政府政策支持是中国城市开发区的重要影响因素 ^[94]

与发展的影响因素及其作用机制。

国外相关研究,早期集中在文化认同、网络结构、企业家精神、技术进步,主要有 Martin Perry 和 Goldfinch 阐述了外部商业网络有助于中小企业集群特色化^[81];Sammarra 认为产业区认同包括宏观层次的文化、历史、价值等的参与或共享和微观层次的行为主体采用与众不同的行为,如承诺、信任、合作等,它们是产业区及其竞争优势的根本资源^[52];Belussi 论述技术在集群向区域网络演化过程中的作用^[54];Santarelli 以意大利艾米利亚—罗马涅区为例,讨论其长期演化过程中,保持不变的是信息流通和企业间密切联系引导企业间和部门间整合,而在 20 世纪 60 年代熊彼特式企业家精神和专业化供应是其显著特征,80 年代企业在产业集团的归属感是其特色,而近 20 年来的全球化背景下中心性产业集聚形成了多重区位产业区 (multi-located district)^[30];Barabel 认为国际化和非实体化趋势下产业区内部企业间关系重组对增强产业区竞争力要比再根植、增强合作、制度强化重要^[95]。而 2000 年以来,集中在全球化趋势加速和新区域主义快速兴起对成熟型产业区的挑战和新经济产业区的相关影响因素研究^[97],如文化/创意产业区研究文献数量的爆发性增长便是最佳佐证。

对比国内外研究,可知“产业区形成与发展的影响因素”研究共同点集中在以下 2 点:① 以产业区内部要素、结构、功能等的发育程度对产业区形

成与发展的影响;② 以产业区所在地方的经济、文化、政治等方面的环境因素,并提出了“根植性”等理论假说和实证分析路径。国内外在研究视角、研究方法等方面存在如下差异:① 研究视角上,国内近年主要关注劳动地域分工与中国专业化产业区或集群,尤其是以政府的各类开发区战略规划、概念策划和竞争力提升的政策分析为主,而国外则延续讨论马歇尔的相关理论与新产业区在全球化时代的演变与理论再造;② 研究方法上,国内逐渐由宏观统计数据转向基于企业调查的产业链、价值链、竞争力分析为主,国外研究则由早期的经济学与社会分析方法转向生产网络,尤其是地方生产网络为主的网络分析。

3.2 产业区形成与发展的驱动力

国内研究主要有:金祥荣等^[45]、朱华晟^[97]认为产业特定性要素在特定地理空间的大规模集聚解释了专业化产业区的起源与演化;周维颖认为新产业区演进的动力源于分工及其演进^[18];曲晓飞认为中国工业园的发展动力依次经历了政府外力推动、企业集聚效应、制度环境规范效应、产业关联效应、社会网络效应^[89];石大立认为专业化农业产业区的形成动力是分工经济,即比较优势和规模经济^[90];肖雁飞认为创意产业区演化主要动力源于内部动力(集聚与分散、弹性专业化、竞合、企业家精神)和外部动力(市场、政府)、系统功能动力(网络、信任、学习、创新)^[49];李舸认为企业在群内集聚的创新与学

习过程是集群整体发展的能量之源^[98];王栋认为中国农业产业区形成的初始动力是家庭联产承包制,其次是水平分工、垂直分工和产业分工^[92];李小建等认为具有企业家精神的农户是专业村形成的核心动力^[99];李学鑫等认为中国农区创意产业集群演化驱动力在形成期是由血缘、亲缘与地缘关系构成的非贸易性联系、文化传统、偶然历史事件起着关键作用,而政府适时介入则是其后继发展“催化剂”^[100]。

国外经典文献有:Harrison^[101]、Phelps^[102]认为传统的地方化经济、城市化经济、集聚经济、制度交易成本和增长极理论能够很好解释新产业区;Raffaele和Stefano通过利用欧盟109个区域的统计数据和专利数据,研究发现欧盟创新的空间专业化与部门、专业化生产活动呈显著正相关^[32];Boschma和Lambooy认为网络组织和集体学习过程、通用资源与学习机制、广泛的制度锁定是意大利第三极的产业区持续快速发展动力^[103];Lee以辛辛那提大都市产业区为例,发现辛辛那提大都市存在5大产业集群现象,且形成两个产业空间集群,其动力源自历史事件、产业基础和创新网络的内外嵌入等^[104];Desfor和Vesalon认为多伦多市港口产业区的发展经历了自然(土地)驱动、资本驱动(与滨水环境问题博弈)、制度安排三阶段动力机制^[77]。

综上,产业区形成与发展的动力研究集中在:①产业区或集群的演化动力;②近年兴起的演化经济地理学方法^②或新经济地理学在集群/产业区演化中的应用;③比较关注历史事件、制度演进、创新与技术网络、学习网络与机制在驱动力中的重要作用与功能。

3.3 产业区发展的时间过程分析

国内对产业区形成、发展过程研究集中在时间维的生命周期分析,鲜见空间过程研究。将生命周期理论应用产业区(或企业/产业集群、工业园、开发区)的经典文献是:周元等认为中国开发区可分为要素驱动、产业主导、创新突破和财富凝聚四个阶段^[105];闫国庆将中国开发区自创建到衰亡分为创建期、成长期、转换期、成熟期和回归期^[106];洪燕从制度视角将中国开发区分为强制度优势阶段、弱制度优势阶段、后制度化阶段^[107];石大立认为专业化产

业区形成过程分为分工网络、技术创新、制度创新三阶段^[90];曲晓飞中将中国工业园的发展划分为初始阶段、填充阶段、集群阶段^[89];任建雄初步提出开发区有序演化一般路径模式^[108];肖雁飞将创意产业区演化分为6阶段,且据产业区主导产业的差异指出了两类创意产业区的演化趋向^[49,109];阮爱清构建“集群租金”,并据此将产业集群分为核生长期、网发展期、群成熟期、区域转型升级期四阶段^[91];柴彦威等认为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经历了出口加工模式、以国际贸易为先导—现代化工业为基础外向性经济中心、趋向综合性的现代化新城^[67];李舸将产业集群分为互不干扰阶段、定居阶段、发展阶段、进化阶段^[98];罗军据传统农区集群的成长特征、发展速度及综合考虑其各阶段成本收益情况、市场竞争能力、创新能力及其类型、主导产业不同特性等情况,将传统农区产业集群生命周期划分为形成期(起步期)、成长期、成熟期和衰退期四个阶段^[110];王栋认为中国农业产业区形成过程可分三阶段:从事多种农产品生产的农户最后集中到只生产一种或少数几种农产品(水平分工)、专门从事农产品加工销售和农资采购的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垂直分工)、专门农户与龙头企业和农民专业合作社服务机构的形成(产业分工)^[92];孟广文将自由经济区演化分为国内自由经济区、跨边界自由经济区、跨国区域经济一体化三阶段^[38];郑国从中国中央与省级政府的政策演变视角将中国开发区政策演化分为探索—彷徨期、政策强化期、政策优势弱化期,并据此将中国开发区发展过程分为起步阶段、发展阶段、后开发区阶段^[79]。

国外对产业区演化时空过程研究主要从(企业/产业)集群形成与发展阶段视角论证:克鲁格曼、波特认为典型集群的成长周期包括集群形成、持续增长、饱和与转型、衰退、解体或复兴成长^[111-112];Brusco以意大利研究为基础将产业区分为“无政府干预的集群自发成长阶段,成长一定规模后政府或当地行业协会开始干预集群成长并提供更多社会化服务阶段”^[113];Tichy借鉴产品生命周期理论,从时间角度将集群生命周期分为诞生阶段、成长阶段、成熟阶段和衰退阶段^[114];随后Ahokangas等基于时间维的产业集群成长过程提出由起源和出现、增长和

②见Nooteboom B, Woolthuis K R. Cluster dynamics.// Boschma A R, Kloosterman C R. Learning from Clusters: A Critical Assessment from an Economic-Geographical Perspective. Dordrecht: Springer Netherlands, 2005; Miroslav N Jovanović. Evolution economic geography: Location of production and the European Union. New York: Routledge, 2009的相关阐述

趋同、成熟和调整三阶段构成的演化模型^[115]; Guerrieri 等根据意大利的经验研究将集群发展分为区域生产专业化阶段、地区生产系统化阶段、区域系统化阶段^[116]; Brioschi 等以意大利艾米利亚—罗马涅区为例认为已由产业区个体发展转向产业区群体(district groups)^[42]; Press 从新经济地理视角研究基于一般均衡模型检验劳动分工深度发展与集群自调的协同^[117]; Molina-Morales 等以西班牙夫斯特利翁—德拉普拉托陶瓷产业区为例剖析了社会资本视角下的产业区内部同质性,发现至少存在核心网络(core network)和边缘网络(periphery network)两类同时出现在产业区的社会网络之中^[118]; Sacchetti 等以英格兰斯塔福德郡北部的陶瓷制造区、意大利普拉托纺织区为代表的欧洲成熟型产业区讨论全球新经济趋势中成熟型产业区面临的挑战和管治策略,以促使产业区再生或融入区域长期发展战略路径之中^[96]。

对比国内外的研究动态,可发现产业区演化时间维研究,主要集中于生命周期理论的阶段划分及划分标准体系;划分标准的类型主要有:①内部的均质性与异质性程度,如联系强度、网络结构发育程度、创新能力;②与地方相互作用,如根植性(社会资本、文化认同、制度政策等)、地方生产网络形成与结构变化等;③整体视角的产业区规模与功能的演进等。然而产业区演化时间维度的研究,不仅需要产业区内部的相关分析,如企业关系网络,而且需要从产业区与外部空间相互作用视角探索其相关演化轨迹,以破解产业区演化过程中的锁定与管治模式。

3.4 产业区发展的趋势研究

关于“产业区演化的趋向”,国内仅有周维颖认为虚拟企业组织将成为新产业区/企业集群演进的主要方向^[118];肖雁飞认为创意产业区演化的趋向之一是创意城市发展^[49,109];罗军认为传统农区产业集群演化趋向存在正向(集群整合与衍生、融合于地方、异地迁移与扩展)与负向方向(衰退或瓦解)^[110];郑国认为中国开发区进入“后开发区时代”,将开发区分为问题区域、新的产业空间与新城区、创新的空间三类,并认为开发区的未来趋向是创新的空间或新城区^[79]。

国外对产业区演化趋向研究主要有: Morgan^[119]、Rutten 等^[120]从构建学习型区域(learning region)视角,通过实证分析发现产业区或集群可向学

习型产业区/集群(learning industrial district/learning cluster)演进; Brioschi 认为区域产业区的网络联系有利于产业区间互动,且能够向产业区群体(industrial district Group)演进^[42]; Bathelt 等认为知识经济时代产业区的发展有利于全球化和地方化的有效沟通,而且产业区可发展成为全球地方化的节点^[121]; Camagni 等认为作为空间基本单元的城市与创新环境(Milieus)有着较大差异^[122],但共同特性不仅体现在地理外形上,而且在塑造空间经济中扮演着相同的实质性角色; Hutton 认为以创意产业为代表的新经济快速发展与空间集聚,必将促使大都市内城旧产业区的复兴与大都市内城再生^[123],这表明创意产业集聚区不仅取代了大都市内城旧产业区,而且它也将发展成为大都市内核最为有生命力的综合体。

综合国内外研究,可知产业区演化趋向:首先是产业区内部主导产业的升级与转型,如从制造业转成服务业(物流、现代商业、生产性服务业),再转向创意产业;其次是通过功能的综合化发展,可转化成新的城市空间;再次是通过主导产业的片断化集聚打造成知识与创新的空间。然而每种趋向都有着特定的条件和政策驱动,这不仅暗含着产业区演化惯例与多样性,而昭示着产业区演化需要适宜的外力干预,否则就会沦为制造业产业区萧条后的城市灰色空间。

4 研究现状的评析与启示

4.1 国内外研究现状的评析

4.1.1 主要领域的观点总结

(1) 产业区演化的影响因素,首先受制于产业区主导产业类型。如①农业产业区形成的影响因素是制度革新下的市场分工演进(水平分工、垂直分工、产业分工),而现代都市型农业产业区的形成更受到比较优势和规模经济的影响;②现代制造业集聚的工业园形成与发展的影响因素是弹性专业化、企业创新网络和集聚经济;③生产性服务业主导的产业区,如物流园、金融集群等的形成与发展的主要影响因素是市场需求、外部经济、比较优势和产业关联;④以人脑为资源的新经济或高科技产业区,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创意产业集聚区、大学科技园等更受到柔性劳动力市场、创意人才、创新环境和新经济趋势的影响。其次产业区发展过

程始终受到分工演进(全球劳动地域分工和产业区的城市功能分区制)和网络的范围与能级(如社会资本网络、区域认同网络、创新与研发网络、根植性的制度网络等)。

(2) 产业区形成与发展的动力体系。首要动力是分工的全球化与地方化的博弈和分工深化、弹性专业化;其次是技术进步与技术创新;再次是地方制度锁定与创新;最后是企业精神和新经济的迅速发展等。

(3) 产业区形成与发展阶段研究,主要聚焦于生命周期理论的应用,如产业区的企业/技术/研发与创新的生命周期;产业区的政策生命周期和产业区整体的阶段性规律(萌芽、夭折/成熟、衰退/死亡、再生/蜕变)等。

(4) 产业区发展趋向研究表明,产业区的未来:要么自身不断的产业升级成为城市或区域或国际的创新空间,要么逐渐伤逝边界融合成为城市的有机体,要么衰退步入死亡状态。

总之,国内外关于产业区(或集群/集聚区)演化研究已取得了一定的科学认识:可初步判识产业区演化的部分影响因素,能部分解释产业区演化的动力和发展阶段特征,可初步揭示产业区演化时间路径和未来趋向。

4.1.2 国内外现有研究的缺憾

(1) 现有研究领域的局限性:①对产业区演化的内部分工深化—外部劳动地域分工转型和产业集中布局互动的动态过程分析不够;②对产业区演化的外部经济—空间—社会的本质揭示不足;③未能在经济上和空间上很好地解释在资源禀赋缺乏或富集地方的产业区演化路径与趋向,未能详细讨论产业区演化驱动主体的组织形态—技术—制度基础。当然,由于创意经济兴起于20世纪末,因而国内外学界几乎没有学者关注到创意产业区演化现象和科学理论探索^[124-130]。

(2) 现有研究视角的局限性。主要表现在已有研究虽已形成“生命周期、空间集聚—扩散、(产业区与其外部空间)相互作用关系”三维视野,然现有研究大都局限于三维中之一,缺乏综合与整合研究;且对产业区演化研究的亟待打开新的视野大门——作为地域景观的产业区,其生长的客观空间是什么,它如何生产与消费不同尺度的城市空间等都是空间规划(城市规划、大都市区规划、大都市空间战略)理论与实证研究急需的课题。

(3) 现有研究方法的局限性。主要表现为现有研究大都运用社会学与管理学科的定性方法、经济学与空间经济学的定量分析方法,尚未形成专有的“产业区演化”研究的方法体系,包括①尚未建立哲学方法论;②未构建理论基础与核心概念体系及解释的逻辑框架;③缺乏案例研究的具体方法探索(研究认识论假设、具体研究假设、案例分析的逻辑等);④鲜见演化经济学与演化经济地理学方法在产业区演化分析中的应用与创新等。

4.2 国内外研究范式的总结与反思

现有产业区演化的理论与实证研究,集中在:①产业区“时间维”生命周期过程(影响因素、动力、阶段与特征、趋向)及相应发展战略,②产业区“空间维”集聚—扩散过程(产业区内部的要素、网络、功能等及它们的特征、形成动力与结构)及相应空间规划策略,③产业区“关系维”分工及深化(产业区与外部空间的劳动地域分工、产业区内部企业间分工、企业内部分工与企业组织形式等)及相应管治策略,然而此三论域的研究:①都陷入“将维系产业区生命力、竞争优势和经济—技术—社会发展贡献”作为研究出发点与基点,未将产业区演化视为地域景观的空间生产—消费过程,因而就无法揭示作为整体的产业区演化空间过程及其与地域空间的相互作用机理,也就谈不上解释产业区演化过程中的内因与外因、过程与结果、规划与市场等的逻辑关联;②都陷入“就产业区自身论产业区演化”视角,将产业区演化与城市或区域发展联系起来的研究鲜见;③都陷入研究方法的多元化与综合化的背离,缺乏融汇多学科理论与方法的系统研究;④都以当时时代背景为论证的基础,总结、归纳和推理产业区演化的时空过程,无法发挥科学研究应有的指导性、预见性和前瞻性;⑤未能将“产业结构升级—产业区演化—地方(城市/区域)响应”有机融为一体进行研究,因而无法准确判断产业区发展阶段和破除“产业区蔓延/消亡”实践困境。⑥面对21世纪迅猛发展的生产性服务业、新经济、信息化和全球地方化趋势,如何促进“微观经济(产业区内企业)—区域经济(产业区所在城市/大都市/城市群等)—宏观经济(产业区内跨国企业、中小企业与全球市场的关联)”有机联动,且和产业区演化的“驱动力—拓展过程—区域响应”框架有效耦合,都是当今世界亟待经济地理学、城市规划学探讨的前沿性科学问题^[130]。

4.3对创意产业区(或集群)演化研究的启示

20世纪90年代以来,伴随着全球化深度推进与新经济快速发展,全球各国都经历着巨大的经济、社会转型。在此转型期中,大都市不仅形成了以服务经济为主导的产业结构,而且在特定地点兴起了基于人脑创意力的产业,被《Creative Nation: Commonwealth Cultural Policy》(1994)和《Creative Industries Mapping Document 1998》(1998)界定为“创意产业(creative industries)”。此后,创意产业旋即成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大都市经济社会发展的热点和普遍趋势,而且创意产业在大都市内部呈群集发展模式,也即出现了创意产业区或集群。因此,创意产业区(或集群)必将成为21世纪大都市产业空间研究的新领域。而创意产业区的演化研究,必然要借鉴现有研究范式。

(1) 研究内容上,不仅要研究创意产业区形成与发展的影响因素、动力体系、生命周期、演化趋向,更要开拓新领域,尤其是探索创意产业区的现实类型及其与城市空间的关联机理、创意产业区演化的地域空间规律等,都是促进产业区可持续发展 and 产业区与城市空间有机融合的理论要求与城市规划的现实需要^[122-130]。

(2) 研究思路,应探索性的构建自洽性的过程研究框架体系,实现“产业结构升级过程—企业演变及其空间创新—地方响应—产业区升级/转型—城市空间响应(重构)—产业结构升级——……”诱导的“城市产业升级、产业区演化、城市空间重构”三者高效协同与耦合^[130]。

(3) 研究方法体系上,应以多元哲学相融的方法论为基础,构建面向产业区演化的“企业、市场、政府等微观主体的多元视角下的网络分析、产业区整体时空过程的中观分析和城市空间重构时代趋势的宏观分析”方法体系^[123],并使三者高度衔接与互为佐证。同时研究基点应以产业区演化融合于城市与区域发展愿景为核心,并将其内涵于产业区演化的四维分析框架之中。

总之,应该扬弃国内外现有研究的“自身可持续发展与经济社会贡献最大化的研究基点、单维领域、孤立视角、多样方法与综合集成的背离”研究范式,并探索由“以产业区演化融合于地方发展诉求战略为研究出发点、以产业区演化四维内涵的综合维为切入点、以‘产业结构升级过程—企业演变及其空间创新—地方响应—产业区升级/转型’为逻

辑框架及相应的研究方法”组成的产业区演化研究范式,从而使研究内容、研究视角、研究方法体系等,具有一脉相承的逻辑关联和自洽性。

5 结论与讨论

经过近百年的理论与实践探索,产业区研究受到了经济学、管理学、地理学、城市规划等学科的高度关注。然而,现有研究仍然存在诸多问题:研究出发点过于局限于自身、研究视角狭窄、研究技术方法的多元化与综合集成的背离、理论研究逻辑与实证研究脱轨等。虽然以德国鲁尔区等为典型的工业基地衰败—复兴、西方大都市内城产业空间的再生、意大利“第三极”为原型的新产业区等研究受到20世纪80年代至今的高度关注,然而产业区演化的理论和研究方法体系仍有许多缺憾和模糊,值得继续探索。受制于多源内外影响因素驱动的产业区演化,不仅要关注自身健康成长,更应将其置于城市、城市区域、国家乃至全球城市网络的节点中思考探索21世纪新兴产业区的类型、可持续演化及其效应,以促使产业区与城市区域耦合成自洽系统。

参考文献

- [1] Marshall A. Principles of Economics. London: Macmillan, 1890.
- [2] Marshall A. Industry and Trade. London: Macmillan, 1919.
- [3] Piore M, Sabel C. The Second Industrial Divide. New York: Basic Books, 1984.
- [4] 苗长虹. “产业区”研究的主要学派与整合框架. 人文地理, 2006, 21(6): 97-103.
- [5] 王缉慈. 创新的空间.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1.
- [6] Amin A. Industrial district.//Sheppard E, Barnes T. A Companion to Economic Geography. Oxford: Blackwell, 2003.
- [7] Asheim B, Cooke P, Martin R. Clusters and Regional Development: Critical Reflections and Explorations. London: Routledge, 2006.
- [8] Karlsson C. Handbook of Research on Cluster Theory. Cheltenham: Edward Elgar, 2008.
- [9] Ottati G, Becattini G, Bellandi M. From Industrial Districts to Local Development. Cheltenham: Edward Elgar, 2003.
- [10] Belussi F, Gottardi G, Rullani E. The Technological Evo-

- lution of Industrial Districts. Norwell, MA: Kluwer, 2003.
- [11] Canelli G, Zoboli R. The Evolution of Industrial Districts: Change Governance, Innovation and Internationalisation of Local Capitalism in Italy. New York: Physica-Verlag, 2004.
- [12] 罗红波, 巴尔巴托. 产业区直面经济全球化: 中意比较研究.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8.
- [13] Rafael B, Vittorio G. Innovation and industrial districts. *Regional Studies*, 2009, 43(9): 1117-1133.
- [14] Flaviano D, Mihai M B, Mihaela B, et al. Industrial district revitalization through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policies. *Environmental Engineering and Management Journal*, 2010, 9(2): 281-291.
- [15] 吕拉昌, 魏也华. 新产业区的形成、特征及高级化途径. *经济地理*, 2006, 26(3): 359-363.
- [16] Park S O, Markusen A. Generalizing new industrial districts.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A*, 1994, 27(1): 81-104.
- [17] 盖文启. 创新网络.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2.
- [18] 周维颖. 新产业区演进的经济分析.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4.
- [19] 王兴平. 中国城市新产业空间.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05.
- [20] Belussi F, Caldari K. At the origin of the industrial district: Alfred Marshall and the Cambridge school. *Cambridge Journal of Economics*, 2009, 33(2): 335-355.
- [21] Bellandi M. Innovation and change in the Marshallian industrial district. *European Planning Studies*, 1996, 4(3): 357-368.
- [22] Varaldo R, Ferrucci L. The evolutionary nature of the firm with industrial districts. *European Planning Studies*, 1996, 4(1): 27-34.
- [23] Becattini G. The Marshallian industrial district as a socio-economic notion//Pyke F, Becattini G, Sengenberger W. *Industrial Districts and Inter-firm Co-operation in Italy*. Geneva: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Labour, 1992.
- [24] Oinas P, Malecki E. Spatial innovation systems//Malecki E J, Oinas P. *Making Connections: Technological Learning and Regional Economic Change*. Aldershot: Ashgate, 1999.
- [25] Schumpeter J. *The Theory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Leipzig: Duncker and Humblot, 1912.
- [26] Hassink R, Shin D H. The restructuring of old industrial areas in Europe and Asia.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A*, 2005, 37(4): 571-580.
- [27] Houston D, Findlay A, Harrison R, et al. Will attracting the "creative class" boost economic growth in old industrial regions? A case study of Scotland'. *Geografiska Annaler: Series B*, 2008, 90(2): 133-149.
- [28] Clark L G, Gertle S M, Feldman P M. *The Oxford Handbook of Economic Geograph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 [29] 陈佳贵. 关于企业生命周期与企业蜕变的探讨. *中国工业经济*, 1995, 12(11): 5-13.
- [30] Santarelli E. Entrepreneurship, innovation, and the evolution of industrial districts.//Santarelli E. *Entrepreneurship, Growth, and Innovation: The Dynamics of Firms and Industries*. New York: Springer, 2006.
- [31] Sull D. The co-evolution of technology and industrial clusters. 2010-6-23[2010-7-9]. <http://www.donsull.com>.
- [32] Raffaele P, Stefano U. Technological enclaves and industrial districts. *Regional Studies*, 2000, 34(2): 97-114.
- [33] Belussi F, Gottardi G, Rullani E. *The Technological Evolution of Industrial Districts*. Norwell, MA: Kluwer, 2003.
- [34] 林兰. 技术扩散与高新技术企业技术区位研究[D]. 华东师范大学, 2007.
- [35] 林政逸, 辛晚教. 创新、能力与文化产业集群的演化: 台北市音乐产业个案研究. *台湾大学地理学报*, 2007, 37(4): 23-45.
- [36] Maskell P, Malmberg A. Myopia, Knowledge development and cluster evolution. *Journal of Economic Geography*, 2007, 7(5): 603-618.
- [37] Sacchetti S, Tomlinson P. Economic governance and the evolution of industrial districts under globalization. *European Planning Studies*, 2009, 17(12): 1837-1859.
- [38] 孟广文. 自由经济区演化模式及对天津滨海新区的启示. *地理学报*, 2009, 64(12): 1499-1512.
- [39] Sydow J, Lerch F, Staber U. Planning for path dependence? *Economic geography*, 2010, 86(2): 173-195.
- [40] Lechner C, Dowling M. The evolution of industrial districts and regional networks. *Journal of Management and Governance*, 1999, 3(4): 309-338.
- [41] Lazerson M, Lorenzoni G. Resisting organizational inertia: The evolution of industrial districts. *Journal of Management and Governance*, 1999, 3(4): 361-377.
- [42] Brioschi F, Brioschi S M, Cainelli G. From the industrial district to the district group. *Regional Studies*, 2002, 36(9): 1037-1052.
- [43] Jun M J, Ha S K. Evolution of employment centers in Seoul. *RURDS*, 2002, 14(2): 117-132.
- [44] Yamawaki H. The evolution and structure of industrial clusters in Japan. *Small Business Economics*, 2002, 18(1): 121-140.
- [45] 金祥荣, 朱希伟. 专业化产业区的起源与演化. *经济研究*, 2002, 14(8): 74-82.
- [46] Li L M, Tao W. Spatial structure evolution of system of recreation business district. *Chinese Geographical Science*, 2003, 13(4): 370-377.

- [47] 郭利平. 产业群落的空间演化模式研究[D]. 华东师范大学, 2005.
- [48] Dunford M. Industrial districts, magic circles, and the restructuring of the Italian textile and clothing chain. *Economic Geography*, 2006, 82(1): 27-59.
- [49] 肖雁飞. 创意产业区发展的经济空间动力机制和创新模式研究[D]. 华东师范大学, 2007.
- [50] 崔万田, 于畅. 从高新区到创新园区: 辽宁高新技术产业区转型. *辽宁师范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07, 30(4): 40-42.
- [51] Yan B, He X G. Factors affecting 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urban industrial district in China. *Chinese Geographical Science*, 1996, 6(2): 104-111.
- [52] Sammarra A, Biggiero L. Identity and identification in industrial districts. *Journal of Management and Governance*, 2001, 5(1): 61-82.
- [53] Farrell H, Knight J. Trust, institutions, and institutional change. *Politics & Society*, 2003, 31(4): 537-566.
- [54] Belussi F. Are industrial districts formed by networks without technologies. *European Urban and Regional Studies*, 2005, 12(3): 247-268.
- [55] 王保岳. 中国产业区城市基础设施发展分析. *河北经贸大学学报*, 2008, 29(4): 43-46.
- [56] 王保岳. 中国产业区社会基础设施发展分析. *当代经济管理*, 2008, 30(7): 41-44.
- [57] 张从丽. 中国产业区基础设施发展现状分析. *河北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9, 32(1): 45-51.
- [58] 傅允生. 专业化产业区的结构与功能分析. *财经论丛*, 2005(1): 11-20.
- [59] 董珂. 高新技术园区的功能和空间模式研究. *规划师*, 2004, 20(1): 40-41.
- [60] Zaccomer P G. Shift-share analysis with spatial structure. *Transition Studies Review*, 2006, 13(1): 213-227.
- [61] Zaccomer P G. Spatial structure in a shift-share decomposition. *Transition Studies Review*, 2008, 15: 111-123.
- [62] Popp A, Toms S, Wilson J. Industrial districts as organizational environments. *Management & Organizational History*, 2006, 1(4): 349-370.
- [63] 陈秉钊, 范军勇. 知识创新空间. 北京: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07.
- [64] 曾鹏. 当代城市创新空间理论与发展模式研究[D]. 天津大学, 2007.
- [65] 曾鹏, 曾坚, 蔡良娃. 城市创新空间理论与空间形态结构研究. *建筑学报*, 2008(8): 34-38.
- [66] Llobrera T J, Meyer R D, Nammacher G. Trajectories of industrial districts. *Economic Geography*, 2000, 76(1): 68-99.
- [67] 柴彦威, 曲华林, 马玫. 开发区产业与空间及管理转型.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08.
- [68] 张弘. 开发区带动区域整体发展的城市化模式: 以长江三角洲地区为例. *城市规划汇刊*, 2001(6): 66-70.
- [69] 王慧. 开发区与城市相互关系的内在肌理及空间效应. *城市规划*, 2003, 27(3): 20-25.
- [70] 张明之. 产业集聚、新产业区与城市经济空间整合. *中国软科学*, 2003(7): 119-124.
- [71] Buzzelli M, Harris R. Cities as the industrial districts of housebuilding. *IJURR*, 2006, 30(4): 894-917.
- [72] 李俊莉, 王慧, 郑国. 开发区建设对中国城市发展影响作用的聚类分析评价. *人文地理*, 2006, (4): 39-43.
- [73] 王战和. 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建设发展与城市空间结构演变研究[D]. 东北师范大学, 2006.
- [74] Shaw A, Satish M K. Metropolitan restructuring in post-liberalized India. *Cities*, 2007, 24(2): 148-163.
- [75] Guiso L, Schivardi F. Spillovers in industrial districts. *The Economic Journal*, 2007, 117(1): 68-93.
- [76] 张艳. 开发区空间拓展与城市空间重构. *城市规划学刊*, 2007(1): 49-54.
- [77] Desfor G, Vesalon L. Urban expansion and industrial nature. *IJURR*, 2008, 32(3): 586-603.
- [78] 刘伟奇. 长三角国家级开发区与城市空间效益比较研究. *城市问题*, 2009(2): 10-17.
- [79] 郑国. 开发区发展与城市空间重构. 北京: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10.
- [80] Park S O. Networks and embeddedness in the dynamic types of new industrial districts. *Progress in Human Geography*, 1996, 20(4): 476-493.
- [81] Perry M, Goldfinch S L. Business networks district outside an industrial district. *Tijdschrift voor Economische en Sociale Geografie*, 1996, 87(3): 222-236.
- [82] Boari C, Lipparini A. Networks within industrial districts. *Journal of Management and Governance*, 1999, 3(4): 339-360.
- [83] Pilotti L. Networking, strategic positioning and creative knowledge in industrial districts. *Human Systems Management*, 2000, 19(2): 121-133.
- [84] Staber U. The structure of networks in industrial districts. *IJURR*, 2001, 25(3): 537-552.
- [85] Lewis R. Planned industrial districts in Chicago. *Journal of Planning History*, 2004, 3(1): 29-49.
- [86] Aage T, Belussi F. From fashion to design: Creative networks in industrial districts. *Industry and Innovation*, 2008, 15(5): 475-491.
- [87] Rullani E. Knowledge economy and local development: The evolution of industrial districts and the new role of "urban networks". 2010-7-7[2010-7-10]. [Http://www.unicreditreviews.eu](http://www.unicreditreviews.eu).
- [88] 张得志. 物流园区演化机理与布局优化方法的研究[D]. 中南大学, 2006.

- [89] 曲晓飞. 现代工业园区的探索与实践. 北京: 中国财经出版社, 2007.
- [90] 石大立. 专业化产业区生成机理研究. 北京: 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出版社, 2007.
- [91] 阮爱清. 产业集群演化机理与成长效应研究[D].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2008.
- [92] 王栋. 我国农业产业集聚区形成机理研究. 北京: 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2009.
- [93] 秦晟. 金融产业集群形成演化机制与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D]. 上海社会科学院, 2009.
- [94] Yan B, He X. Factors affecting 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urban industrial district in china: A Case Study on Caohejing Hi-Tech Park in Shanghai. *Chinese Geographical Science*, 1996, 6(2): 104 -111
- [95] Barabel M, Huault I, Meier O. Changing nature and sustainability of the industrial district model. *Growth and Change*, 2007, 38(4): 595-620.
- [96] Sacchetti S, Tomlinson P. Economic governance and the evolution of industrial districts under globalization. *European Planning Studies*, 2009, 17(12): 1837-1859.
- [97] 朱华晟. 浙江产业群: 产业网络、成长轨迹与发展动力. 杭州: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03.
- [98] 李舸. 产业集群的生态演化规律及其运行机制研究[D]. 吉林大学, 2008.
- [99] 李小建, 罗庆, 樊新生. 农区专业村的形成与演化机理研究. *中国软科学*, 2009(2): 71-80.
- [100] 李学鑫, 陈世强, 薛诺稳. 中国农区文化创意产业集群形成演化的影响因素研究. *地域研究与开发*, 2010, 29(2): 16-21.
- [101] Harrison B. Industrial districts: Old wine in new bottles? *Regional Studies*, 1992, 26: 469-483.
- [102] Phelps N. External economies, agglomeration and flexible accumulation. *Transactions of the Institute of British Geographers New Series*, 1992, 17(1): 35-46.
- [103] Boschma R, Lambooy G J. Knowledge, market structure, and economic coordination. *Growth and Change*, 2002, 33(2): 291-311.
- [104] Lee B Y. Metropolitan industrial districts: A Cincinnati case study [D]. University of Cincinnati, 2003.
- [105] 周元, 王维才. 我国高新区阶段发展的理论框架. *经济地理*, 2003, 23(4): 451-456.
- [106] 闫国庆. 开发区治理.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6.
- [107] 洪燕. 开发区生命周期的研究: 从制度演进的视角[D]. 复旦大学, 2006.
- [108] 任建雄. 开发区有序演化与治理政策选择. *经济问题*, 2007(5): 44-46.
- [109] 肖雁飞. 创意产业区系统演进创新特征研究. *预测*, 2009, 28(6): 13-17.
- [110] 罗军. 传统平原农业区产业集群形成与演化机制研究[D]. 河南大学, 2008.
- [111] 保罗·克鲁格曼. 地理与贸易.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0.
- [112] Porter M. Cluster and the new economics of competition. *Harvard Business Review*, 1998(11): 77-90.
- [113] Brusco S. The idea of industrial districts//Pyke F, Sengenberger W. *Industrial district and cooperation*. ILO: Geneve, 1990.
- [114] Tichy G. Clusters: Less dispensable and more risky than ever//Steiner M. *Clusters and regional specialisation*. London: Pion, 1998.
- [115] Ahokangas P, Räsänen P, Hyry M. Small technology-based firms in fast-growing regional cluster. *New England Journal of Entrepreneurship*, 1999, 2: 214-239.
- [116] Guerrieri P, Pietrobelli C. Industrial districts' evolution and technological regimes. *Technovation*, 2004, 24(11): 899-914.
- [117] Press K. A Life Cycle for Cluster: The Dynamics of Agglomeration, Change and Adaption. New York: Physica-Verlag, 2006.
- [118] Molina-Morales F X, Martínez-Fernández M T. Does homogeneity exist within industrial districts? *Papers in Regional Science*, 2009, 88(1): 209-230.
- [119] Morgan K. The learning region: Institutions, innovation and regional renewal. *Regional Studies*. 1997, 31(5): 491-503.
- [120] Rutten R, Boekema F. *The Learning Region: Foundation, State of the Art, Future*. Northampton: Edward Elgar, 2007.
- [121] Bathelt H, Malmberg A, Maskell P. Clusters and knowledge: Local buzz, global pipelines and the process of knowledge creation. *Progress of Human Geography*, 2004, 28(1): 31-56.
- [122] Camagni R, Capello R. *Urban Milieux: From Theory to Empirical Findings*//Boschma A R, Kloosterman C R. *Learning from Clusters*. Dordrecht: Springer Netherlands, 2005.
- [123] Hutton A T. *The New Economy of the Inner City: Restructuring, Regeneration and Dislocation in the Twenty-first-century Metropolis*. New York: Routledge, 2008.
- [124] 马仁锋, 沈玉芳, 姜炎鹏. 我国创意产业研究的进展与问题: 基于城市与区域发展视角. *中国区域经济*, 2009, 1(3): 31-42.
- [125] 马仁锋, 沈玉芳. 中国创意产业区理论研究的进展与问题. *世界地理研究*, 2010, 19(2): 91-101.
- [126] 马仁锋, 张海燕, 袁新敏. 大学科技园与地方全面融合发展案例解读. *科技进步与对策*, 2011, 28(3): 42-46.

- [127]马仁锋, 沈玉芳. 网络创意产业、低碳经济与上海都市型工业园转型. 长江流域资源与环境, 2011, 20(2): 211-216.
- [128]马仁锋, 王圣云, 陈敏. 金融危机与中国中部地区产业承接模式的创新. 湖北社会科学, 2010(9): 61-64.

- [129]马仁锋. 城市观嬗变与创意城市空间构建: 核心内容与研究框架. 城市规划学刊, 2010(6): 109-118.
- [130]马仁锋, 沈玉芳, 姜炎鹏. 大都市产业升级、创意产业区生长与创意城市构建. 国际城市规划, 2011, 26(5): 30-36.

Progress of Industrial Distrits' Evolution Theory and Its Implication to Creative Industrial District Study

MA Renfeng¹, WU Yang², SHEN Yufang³

(1. School of Architectural Civil Engineering and Environment, Ningbo University, Ningbo 315211, China;

2. School of Business,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241, China;

3. School of Resource and Environmet Science,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062, China)

Abstract: Industrial districts are important places for production activities and a major type of urban spaces. There are many scholars who studied the formation and evolution of the industrial districts at home and abroad. So far there have been no ready theory and or theoretical framework ofor the study on industrial district evolution. Based on collected literatures, this paper discussed the conceptual framework of industrial district evolution was summarized, and the formulation and components of temporal and spatial process, areal division of labor—spatial development and landscape change. Secondly, it reviewed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dynamics, life cycle and evolutionary direction of industrial districts. Finally, the paper recognized the core contents of the study on creative industrial district evolution, and constructed the concept - content - method for the study.

Key words: industrial districts' evolution (IDE); evolutionary economic geography; framework of the research on IDE; research progress; the study on creative industrial district evolution

本文引用格式:

马仁锋, 吴杨, 沈玉芳. 产业区演化研究的主要领域与进展: 兼论对创意产业区演化研究的启示. 地理科学进展, 2011, 30(10): 1276-1288.